

清華校友通訊叢書

第七輯

校友文稿資料選編

清華大學





清华校友通讯 丛书
校友文稿资料选编

- 祝贺建校 90 周年
- 李政道主编《科学与艺术》大型画册简介
- 恭贺顾毓琇百岁大寿：《百龄自述》节录
- 五十年前留学校友的几封珍贵信函
- 唐国安和清华学校的创立（唐绍明）
- 中国最早研究计算机始于清华大学（魏宏森）
- 汪曾祺作品选登
- 《永远的清华园》选登



热烈庆祝清华大学
建校九十周年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田 坚 篆刻

庆祝清华建校 90 周年

(1911—2001)



(原件局部)

· 建校史料 ·

1911 年 1 月 5 日清学部文 核准游美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

学部为执行事 专门司呈准游美学务处中呈 查游美肄业馆原为选取各生未赴美国之先，留留学习而设，始创之初，取义尚狭。现在该馆分设高等初等两学堂，学额推广至五百名，以符每年准照委来，而渐添招学生，而逐渐名额，岁有定数，旧生未几派出，新生相继入堂，自非预为规划，不足以容并育。现经拟定办法，于该馆高等初等两科，各设四年级，并于高等科分科教授，参照美国大学课程办理，庶将来遣派各生分入美国大学或直入大学研究科，较获捷易，或仍留馆，而未派往各生，在馆毕业，亦得各具专门之学，成材尤属较多。如此办理，则该馆学生人数限于得美一座，自应改定学堂名称，以为循名核实之计。查该馆地基原系

宣统清华

（即国田屋）

宋宗景皇帝御书匾额仍恭悬国内，如前仍沿用称，定名为清华学堂，以崇先朝手泽之贍，即此。

朝廷古史之盛，而因名思义，于事实尤属相符。所有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缘由，除呈明外，咨部外，理合具文中呈，伏乞大人鉴察施行等因前来。查游美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分设两班，推广学额至五百名，系为循名核实起见，办法甚属，自应准其立案。惟初等一科，以改名中等科，其两科课程并应详细编定，报部查核，除咨行外务部外，为此别知该处，别到即遵照办。此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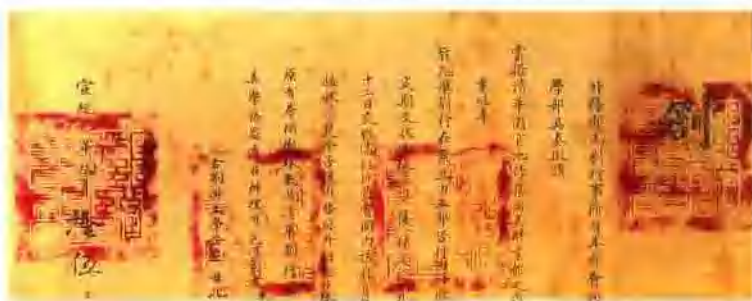
右制游美学务处 准此

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五日

(清华大学档案馆收藏，谢聆提供图像)

庆祝清华建校 90 周年

(1911—2001)



· 建校史料 ·

1909 年 10 月 28 日清外务部文 接收清华园官地修筑游美肄业馆

谕

外务部为谕行事 所有本部会同学部具奏，拟请
宣拨清华园官地修筑游美肄业馆之用，业经奉
旨允准，谕行在案，并由本部咨行内务府定期交收。去后
兹准，复称定于九月十二日交代。当经派员会同内
务府官员，接收清楚。除咨复内务府外，相应抄录
原有房间树株数目清单，谕行游美学务处遵照办理
可也。 顺至谕者，附单。

右谕游美学务处。 准此。

宣统元年九月十五日

(清华大学档案馆收藏, 谢聆提供图像)

庆祝清华建校 90 周年

(1911—2001)



· 建校史料 ·

1909 年 10 月 28 日清外务部文 接收清华园官地修筑游美肄业馆

刻

外务部为副行草 所有本部会同学部具奏，拟请
宽拨清华园官地修筑游美肄业馆之用，业经奉
旨允准，刻行在案，并由本部咨行内务府定期交收。去后
兹准，复称定于九月十二日交代。当经派员会同内
务府官员，接收清楚。除咨复内务府外，相应抄录
原有房同树木数目清单，副行游美学务处遵照办理
可也。 谨至副咨，附申。

右副游美学务处 准此。

宣统元年九月十五日

〔清华大学档案馆收藏，谢矜提供图像〕

校友文稿资料选编

封面刊名题字：施嘉炆

清华校友通讯丛书

校友文稿资料选编

第七辑

清华校友总会

(100084 北京清华大学)

Tsinghua Alumni Association, Head Offic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PRC)

电话: 62782238 传真: (8610)62787780

电子信箱: xylc@tsinghua.edu.cn

清华校友网址: <http://www.tsinghua.org.cn>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清华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字数: 260 千字

页码: 240 页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ISBN 7-302-01342-X C·190

第七辑目录

祝贺建校 90 周年

- 清华图书馆——我的乐园 文洁若 50 (7)
清华精神鼓舞清华人前进 刘吕裔 37 (11)
哦,我的清华园! 张泽石 50 (13)
时代与使命 遇平静 64 (17)

科学与艺术

李政道主编《科学与艺术》大型画册出版。

- 90 周年校庆将举办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研讨会 (22)
《科学与艺术》楔 [美]李政道 46 肆 (24)
科坛艺光——科学主题画:
 无尽无极(吴作人) (26)
 核子重如牛,对撞牛新态(李可染) (27)
《科学与艺术》跋:艺术和科学(节录) [美]李政道 46 肆 (28)
理工科教师与中国传统文化
 ——我校青年学术沙龙探讨科学与艺术的关系 李 经 (32)

恭祝顾毓琇百岁大寿

王大中校长聘顾毓琇为名誉教授。

- 顾毓琇学长将珍贵奖牌赠送母校 (34)
王大中恭祝顾毓琇教授王婉靖夫人期颐双寿 (34)
施嘉炀魏文贞恭贺顾毓琇学长贤嫂百年双寿 (36)
清华出版社校庆出版顾毓琇著作《期颐集》 (36)
《百龄自述》(节录) [美]顾毓琇 23 (36)
 自序 (36)
 传略 (38)
 百龄自述 引言 (39)
 大陆之旅 (41)
 参加清华八十校庆 (45)
纪念几位文学朋友 [美]顾毓琇 23 (45)
《顾毓琇词曲集》选登 (50)

百年诞辰纪念文稿

- 追思陈岱孙先生 王铁崖 33 (51)
- 死而不忘者寿
——纪念陈岱孙师百年诞辰 张尚元 48 (53)
- 施滉烈士——国共合作的先行者 施琦生 (56)
- 梅贻琦与郑天挺 郑嗣仁 (58)
- 纪念孙瑞璜诞辰一百周年 (61)

名师轶事

- 种花留与后来人——陈寅恪先生在清华二三事 王永兴 36 (63)
- 曹禺不仅仅是戏剧大师 张彦 45 (69)
- 曹禺、《原野》与我 裴毓荪 46 (73)
- 清华——父亲的终生情结 华苏 82 (77)
- 高贵的品格
——纪念慈爱的舅舅沈同诞辰九十周年 [加]沈靖 (79)
- 高歌一曲《教我如何不想他》 孙敦恒教 (82)
- 以教授“换”工程师——翁文波院士二三事 虞昊 52 (85)

留学史话

- 五十年前留学校友的几封珍贵信函 (87)
- (一)曹日昌致葛庭燧 曹日昌致钱学森 葛庭燧致钱学森 (88)
- (二)钱三强致××兄 钱三强致葛庭燧 (90)
- (三)华罗庚教授写给留美同学的公开信 (92)
- (四)朱光亚等五十二人给留美同学的一封信 (93)
- 东京蒙难——1950年留美归国经过纪实 沈善炯 42 (94)
- 父亲赵忠尧的曲折回国路 赵维志 (106)

《永远的清华园》选登

- 序一 张岱年教 (110)
- 序二 冯钟璞 51 (111)
- 那青草覆盖的地方 冯钟璞 51 (112)
- 北院七号——忆叔父叶企孙 叶铭汉 49 (114)
- 生活从这里开始——忆我儿时清华园 唐绍明 52 (116)
- 回忆父亲毕树棠 毕可松 (123)

汪曾祺作品选登

- 泡茶馆 (127)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132)
博雅 (137)

赏析与探讨

- 学术的薪火相传(《学术薪火——三十年代清华大学
人文社会学科毕业生论文选》代序) 葛兆光教(138)
迟到六十年的稿费 刘昌裔 37(149)
从清华科学社活动看叶企孙教育思想 虞 昊 52(150)

人物剪影

- 郑振铎与清华 张光华 63(156)
胡风徐铸成在清华 张光华 63(159)

回忆录

- 转瞬几十载 上明贞教(164)
三十年代图书馆杂忆 唐宝心 36(179)
一段难忘的经历(兼忆清华剧艺社部分活动) 徐应潮 44(181)

师友情

- 怀念级友向景云 [加]郑曾期 34(190)
忆孙兰(韦毓梅) 赵芳瑛 38(189)
从1957年的一张纸条说起——纪念艾知生同志 王美娜 59(191)

史料一页

- 唐国安和清华学校的创立 唐绍明 52(193)
中国最早研究计算机始于清华大学
——纪念清华大学九十周年校庆而作 魏宏森 60(205)
杂议清华园(节录):荒岛析疑 罗 森 60(210)

母校纪事

- 有关解放前夕交涉撤去校内蒋军炮位情况 毛毓珪 51(212)
忆五十年代清华历史系的两件创举 殷叙彝 52(215)

建国初期母校政治思想教育片断	曹 新 53(219)
回访西山古构	李为录 37(214)

联大春秋

调查户口——联大学生“打工”一例	张源潜 47(221)
------------------------	-------------

珍藏之窗

照片故事:清华园解放前后——当年摄影作品选辑	张祖道 49(224)
我珍藏的通讯录	邵 象 47(229)

读者·作者·编者

·世纪清华·读后感:

细读《世纪清华》 缅怀恩师教诲	旷璧城 36(230)
《世纪清华》读后	[美] 谈尔益 33(231)
关于校训和对联	杨弃疾教(232)
读完《世纪清华》后的遗憾	张光华 63(234)
读者来信:“Duquesne”中译名错了	赵 绵 40(238)
本刊第六辑读后与补正:	
清华人不朽的画卷	包锡芬 50(240)
《与朱镕基同窗记事》一文补正	郭道晖 51(240)
更正	(240)

封 面 主楼前大校门 高冀生 61 绘画

封 二 建校史料:1909年10月28日清外务部义

接收清华园官地修筑游美肄业馆

封 三 建校史料:1911年1月5日清学部文

核准游美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

封页设计 张彦明

电子排版 马 骏 占淑兰

【封面图片简介】

主楼前大校门,2000年校庆落成,由香港校友会为庆贺母校建校90周年集资捐建。校门中间为两座门柱,正中为卧式门碑,碑的两面分别嵌以毛泽东手书“清华大学”校名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老校训。

祝贺建校 90 周年

莘莘学子，负笈清华。只要一提到
母校，我就心潮起伏，激情满怀。

清华图书馆——我的乐园

文洁若(1950)

编者按：文洁若学长，文学翻译家、作家。1927 年生于北京。著名作家萧乾的夫人。1950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家协会会员，《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编委。著有长篇纪实文学《我与萧乾》、散文集《梦之谷奇遇》（获 1987 年度“花地”佳作奖）、随笔集《旅人的绿洲》、评论集《文学姻缘》（《书海浮槎丛书》）、《文洁若散文》（《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与萧乾合译的《尤利西斯》获第二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1995 年）以及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1995 年）。译作《十胜山之恋》获第三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二等奖（1998 年）。半个世纪以来，根据英、日文原著翻译了 14 部长篇小说、18 部中篇小说、短篇小说 100 余篇。

对我来说，1946 年秋考上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毫无疑问是平生一件大事。在这之前，辅仁大学女校已发榜，西语系我榜上有名。但是同班同学凡是参加辅仁入学考试者，大都录取了，所以并不稀奇。而清华呢，除了我以外，同学中只有王君钰考取了工科。我大姐、三姐、四姐，全是辅仁大学女校西语系的，该校的师资和课程，我早已了如指掌。我当然舍弃辅仁而入清华。

一年级上大课。吴晗教中国通史，他常常以古喻今，借着历代王朝的没落来骂国民党的腐败。恐怕连他自己也没预料到 60 年代竟会掉进《海瑞罢官》的怪圈儿里。他的课最叫座儿，有着几百个座位的大阶梯教室，总是挤得满满当当。给我印象极深的是，难得看见同班男生查汝强来上课，惟独吴晗的课，他却从来没旷过。王宪钊教形

式逻辑（我还慕名去旁听过金岳霖的数理逻辑）。马约翰教体育课，就连冬季，他也穿得单薄，还常用英语说：“我67岁啦。”二年级上的是陈福田教的英文散文和习作，温德教的英国诗和英国文学史。三年级时，我选修了两门四年级的课：燕京大学客座教授休斯夫人开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和赵罗荻开的文学研究方法（她是在美国获得博士學位后，于1949年初回国来的）。

清华园不乏古色苍然的建筑和幽美的景点。工字厅外面，大门上挂着“水木清华”横匾，两边是一幅对联：“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滉荡洵是仙居”。还有荷花池，每次经过那里，我都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观赏一番。淡红或白色的荷花，亭亭玉立，出淤泥而不染，在一层层浅绿叶子的衬托下，越发袅娜多姿。再就是罗马式大礼堂前面那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坪，它受到全体师生的爱护，没人践踏，也没人往上面丢垃圾。八年沦陷期间，清华园遭到日本侵略军野蛮惨重的破坏。1947年春，我曾看到工人们在紧张地将一卡车一卡车的草皮铺在饱受日寇蹂躏的校园里——那是汗水的结晶。体育馆也修复一新，地板散发着木料的清芬。

然而，最吸引我的要算是图书馆了。图书馆前面，种着紫荆，开紫色的花——清华的校花。我保存了半个世纪的那枚校徽，就以接近蓝的紫为底色，“清华”二字则是白的。当时外国语

文学系流行着一首英文歌，我至今还记得两句：

O Tsinghua, fair Tsinghua,

啊，清华，美丽的清华，

our college bright,

我校光明远大，

May we be loyal to

我们会忠于

the purple and the white.

紫与白。

除了上课、一日三餐和睡觉，只要图书馆不关门，我必然坐在里面，徜徉于书海之间。我不善于交际应酬，甚至跟同屋的女生都没有怎么聊过。倒是当望眼欲穿地等着开馆的时候，跟同班的英若诚、闻立鹤各闲聊过一次。英若诚讲的是他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男校时怎样淘气，他父亲英千里只好把他送到天津一家耶稣会神父办的住宿学校去。他因祸得福，英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闻立鹤讲他父亲闻一多遇难时，他扑到父亲身上掩护，结果自己也挨了一颗子弹。哪些同学在参加学生运动，我心里大致有数。有一次到图书馆地下室去上厕所，碰见查汝强和一位姓盛的女同学（她的名字忘记了，由于个子瘦小，外号叫“零头”），在走廊僻静的一角商量着什么。显然不是谈功课，而是与运动有关的事。记得“零头”曾对我说，自己在中学阶段始终糊里糊涂，上了大学才觉醒。我还真被同学动员去参加过一次宣传活动，顶着骄阳，徒步到清河一带去，向老乡讲解反饥饿游行的意义，出了一身汗，回

到静斋宿舍洗了个冷水澡，发了三天高烧。我想，自己大概不是搞运动的料，把书读好，照样可以为革命效劳。从此，我就拿读书救国论来当挡箭牌，一头扎进图书馆，在那儿度过了了一段充实的、蒸蒸日上的岁月。

阅览室共两个，一大一小。我偏爱小的，灯光较亮，环境也较幽静。（翻看旧校刊我才知道，日军侵占前，阅览室里还为每一个人备有一盏台灯！）小的没有空位子，才进大阅览室。有几次，连大的也座无虚席，只好改变当天的计划，借本英文小说，带回宿舍去读。寝室照规矩十点熄灯。我就到楼下传达室去，熬夜把书一口气看完。我最喜欢休斯夫人教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她要我们每学期交一篇读书报告：二短一长。11月里我就把三篇都写完了。然而觉得，还是像大家那样一篇篇地交上去的好。没有想到，二年级上学期只念到1948年12月13日为止。凭着我交上去的《傲慢与偏见》读书报告，她只给我判了个70分。这也难怪，仅仅写了短短的一页。我在图书馆里精心写成的洋洋数十页的《呼啸山庄》论文，一直保存到1966年的红8月，竟然化为灰烬。我律己甚严，觉得87分以上才算是考出了水平，四年间，达到此标准的有14门：大一英文（89分），英国文学史（93分），大二英文散文及习作（91分），法文（89分），英语语音学（89分），大三英文散文及习作（98分），小说选读（88分），戏剧选读（88分），圣经（87分），希腊神话（91分），大四英文散文及习作（88分），欧

美文学名著选读（93分），德文（90分），毕业论文（90分）。

在图书馆，我还不断地练习翻译。我6岁入孔德小学一年级，7岁赴东京，重新从日本小学一年级读起。父亲鼓励我把日本教科书译成中文，借以提高中文水平。毕业于日本小学后，我又在圣心学校读了两年英义，才插班入辅仁大学附中的初二。所以头八年的国语，全靠自学。大学期间，我曾将郭沫若的《女神》译成中文，又把英国小说家查理·里德的代表作《修道院和家灶》（1861年）译成中文。当然，只是练练笔而已，并没有出书的奢望。直到5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楼适夷给了我春川铁男的《日本劳动者》和山田歌子的《活下去！》的原书，我才抱着有朝一日能变成铅字的目的从事翻译。至今，我从日文翻译的作品已出版了500多万字，从英文译的则达200万字。

进入90年代，我和老伴萧乾合译的《尤利西斯》出版后，清华外文系的同学给我写了一封信，我遂于1995年两次回母校去，跟大家相聚。清华外文系要想恢复50年代初院校合并前的规模，谈何容易。我听说母校外文系的藏书不多，就分两次将我们家的文学书籍数百本捐献给母校外文系的图书室。所有的书都是以我那位1993年1月去世的三姐常市的名义捐赠的，同时也盖上了萧乾和我的印章。几十年来，正是由于我姐姐的大力支持，萧乾和我才能做那么多工作。萧乾在《尤利西斯》中译本那篇1994年1月15日

定稿的序中,满怀深情地写道:“最后,还有一位应该感谢的,就是去年今天辞世的三姐常书。我们之所以把这本书献给她,正是因为倘若没有她作为强大后盾,当初我们根本就不敢接受这么重的一项任务。”

80年代,我曾陪萧乾多次出国访问,每到一处,首先参观大学图书馆。半个世纪来,高科技在全世界范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今清华也有了新图书馆(“逸夫馆”),建筑设计等等肯定要比我呆过的那一座先进。然而,我心目中的清华图书馆依旧是那座老的,那是我的乐园。莘莘学子,负笈清华。只要一提到母校,我就心潮起伏,激情满怀。在清华图书馆埋头读书的往事历历在目。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我虽已年过古稀,只要一息尚存,就不会撂下手中这枝秃笔。母校的培育和师长的教诲,勉励着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人生的尽头。

1999年11月30日

文洁若学长 接受日本外相表彰 向“清华文库”赠书

2000年8月29日,著名翻译家文洁若等在北京接受日本外务大臣河野洋平颁发的“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见下图)。河野洋平称赞文洁若通过文学翻译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文洁若学长1951年到人民出版社工作,将《井上靖小说选》、《石川啄木诗歌集》等众多日本文学作品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而集其大成者则是她的翻译巨著《日本文学丛书》共30卷(已出25卷)。

又讯 文洁若学长于2000年两次向母校图书馆“清华文库”赠送她及其丈夫萧乾先生的著作129种计142册,提供教学科研参考。

为弘扬清华优良传统,母校图书馆建立了“清华文库”,专门收藏校友、师长各类学术著作、文学作品、珍贵史料等,供师生阅览研究,并从中汲取前辈学长身体力行的“自强不息”精神,激励奋进。

文洁若学长表示,她将继续把问世新作及其它珍品赠送“清华文库”收藏。(韦庆媛)



文洁若学长(右2)接受日本外务大臣颁奖

清华人的优良传统，正在一代比一代更加发扬光大，我对母校的前途寄以无限的希望。

清华精神鼓舞清华人前进

刘昌裔(1937)

2001年是清华建校90周年。清华培养出来的人才，为祖国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清华人在世界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个领域，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使清华大学蜚声海外，名闻遐迩，使每位清华人感到自豪。清华的成就，是清华人数十年不懈的努力所取得的。是什么力量促使清华人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奋勇直前，攀登科学巅峰，摘取文学桂冠，在条条战线上，各种领域里出类拔萃，硕果累累？我认为这个动力就是“清华精神”！正是这精神，鼓舞了清华人前进！这精神是什么？是胡适从美国带回来的所谓科学(Science)和民主(Democracy)吗？当然，这两种精神是要的，但不全面。是冯友兰教授所提倡的“内圣外王”之道吗？清华人大多数恐怕不会对此感兴趣！如果叫我说，我也没有确切的定义可以摆得出来，不过，我自走进清华园接受清华的教育，受了清华精神的感染，数十年耳闻目睹清华人

刘昌裔学长



在各方面的业绩，无形中感觉到清华精神至少可以归纳为下列两点：

一、哀兵士气精神

清华的诞生源于美帝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其动机是对华进行文化侵略，美帝想通过清华来替它培养“亲美派”，希望这些亲美派回国掌握政权，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在《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册第9页，刊登了斯密士(Arthur H. Smith)1907年所著《今日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的一段文字，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美国在三十年以前已经做到把中国留学生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并使这潮流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与最巧妙的方式来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可是，美帝如意算盘并没有打成，清华人认识了清华的诞生是国耻的产物这

一本质，八国联军的耻辱，刻骨铭心！为了反帝反封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只有发奋图强，分秒必争，学好本领，报效祖国，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孙子兵法》上说的“哀兵必胜”的士气，清华人都憋了这股子劲在肚里，都有卧薪尝胆、为国争光的壮志，遇到国家危难，勇于牺牲个人利益，视死如归。例如1932年毕业的（土木工程系）校友沈崇海烈士，在1937年8月19日对日作战，身为我国空军第二大队某中队副队长，驾机出发轰炸吴淞口日舰时，以飞机直冲日本主力舰（旗舰）长门号殉国，就是“哀兵士气精神”的体现。又如许多清华学者如钱学森、华罗庚教授等，放弃在国外的高薪待遇和优越的工作环境，毅然回归祖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才华，他们说：“我是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像这样的清华学子，包括老中青校友，比比皆是，大家都知之甚稔，兹不多赘。综上所述，清华人都认为国家积弱，挽救危亡，匹夫有责。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是本着这种精神，鼓舞着每位清华人奋勇前进。

二、自我开拓(Self-cultivation)精神

记得在清华学习时，每晚排队等图书馆开门，以免后到找不着座位。我们不说到图书馆着书本，而说：“开矿去”，因为“Self-cultivation”这个词，在英文中是“耕作开荒”、“培养”的意思。我们读书，做学问，就是在开垦我

们头脑中这片处女地，使这块沃土经过耕耘，成为膏沃之地，获得丰收。这种自我开拓精神的养成，是清华人成功的保证。清华人对待学习和工作，本着这种精神，没有任何困难可以阻挠他们前进的脚步。例如钱钟书学长几乎无书不读，甚至将《大英百科全书》从头到尾通读一遍，以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去攻城，岂有不过关斩将、势如破竹之理？

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自我开拓是一种精神鼓舞，使人保持奋发图强的意志，阔步前进，跨越艰难险阻，立于不败之地。例如在解放初期，由于“左”倾路线的失误，说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庸俗的社会学”，总之是反动的，应该取消。我原来是以“人口学者”的身份在前国民党政府内政部人口局任“技正”，从事我国人口普查的技术工作，这下可没有饭吃了。但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凭一枝秃笔，一面写文章，一面写字画画，我依然活得很充实。所凭的也是自我开拓的精神，母校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

我写这篇文章是我的由衷之言，是前辈清华人的光辉业绩，对祖国建设和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在世界科学、文学以及政治、经济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使清华人引以为豪。清华人的优良传统，正在一代比一代更加发扬光大，现在，清华大学正在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而奋斗，我对母校的前途寄以无限的希望，同时感谢母校对我的栽培，使我终生难忘。

回忆当年在清华国的青春岁月，
我们为五十年来没有辜负母校的培育
而感到无限欣慰。

哦，我的清华园！

张泽石^①（1950）



左：作者近影；右：1950年春参军留影

1946年夏天，结束了八年抗日战争流亡岁月的清华大学，从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复员回北平，开始在全国招生。我在重庆考区应试成功。同年初秋，年仅17岁的我在开学之前到清华园报到。

高中毕业时，物理老师曾劝我们：“你们想科学救国吗？想当中国的爱因斯坦吗？那就去考清华吧！”国文课本中朱自清先生那篇《荷塘月色》，更增添了我对清华园的遐想。我有幸成了清华复校后的第一届学生，考取的又

是自己的第一志愿物理系，我是多么高兴啊。

进校后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清华园真美！大礼堂那球形屋顶，像是被一位巨人用双手托起的地球；图书馆那么宽敞明亮；一座座教学楼那么庄严肃穆；还有那秀丽典雅的工字厅，杨柳垂岸的荷塘，巍峨的气象台和它附近的大片树林，以及密林中那幽静曲折的小径……

我也很喜欢清华园里自由的学习空气。我选择了俄语为第二外语，它是我所崇拜的托尔斯泰和普希金的母语呢！第二学年我还选修了朱自清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以满足我自少年时就有的文学爱好。清华园里有那么多好老师，我真想多学几门课。

在我适应了大学课堂以自学为主的学习方式后，我开始参加校园里丰富多彩的课程外活动。最吸引我的首先是周末的古典音乐欣赏会。从校外请来的音乐家们陆续介绍了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肖邦等大师的作

^①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